

思想

超越东西方

Beyond
East and West

吴经熊自传

John C. H. Wu
John C. H. Wu

吴经熊 / 著

周伟驰 / 译

雷立柏 / 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013049952

K825.19

34

超越东西方

Beyond
East and West

吴经熊自传



John C. H. Wu

John C. H. Wu

吴经熊 / 著

周伟驰 / 译

雷立柏 / 注



北航

C1656895

K825.19
3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自传 / 吴经熊著；周伟驰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097-4463-5

I. ①超… II. ①吴… ②周… III. ①吴经熊
(1899~1986) - 自传 IV. ①K82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1756 号

超越东西方

——吴经熊自传

著 者 / 吴经熊
译 者 / 周伟驰
注 者 / 雷立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岳宗华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5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298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463-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3-4476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Beyond East and West

By John C. H. Wu

Copyright © 1951 by Sheed & Ward,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Sheed & Ward 出版社 1951 年版译出

序 一

宗教与思想之探，必须潜入人之深蕴的精神世界。宗教生活表达了人的精神生命，其向往和追求乃是对某种精神信念的拥有和奉献。因此，认识宗教，就应认识人的内在体验和灵性经验；了解信仰，就应了解宗教信仰者的心路历程。丰富的宗教生活为其精神哲学和灵修神学的创立及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这样，在人类宗教的发展上，除了理性求知、形上思辨、超然忘我之进路外，还有灵性陶醉、内在沉潜、反观自我的通幽曲径。与知性、理性、智慧相辉映的，则是宗教中的激情、感悟、意志。此即人之灵性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共构。在基督宗教传统中，这种浪漫和激情源远流长，从古代奥古斯丁敬神自白的《忏悔录》，到近代帕斯卡尔脍炙人口的《思想录》，都给人带来心灵的震撼。而在现代华人学者吴经熊自传体灵修著作《超越东西方》之中，我们亦看到其信仰激情和灵性浪漫在东方智慧、华夏文明中的涌动、跳跃。

吴经熊（1899～1986）为现代中国政治和法学界颇有影响的天主教学者。其西名 John C. H. Wu（John Wu Chinghsiung），字德生，己亥年（1899）2月17日出生于浙江宁波。他早年曾在天津学法学，1917年到上海美以美会创办的比较法学学院就读，同年领洗入美以美会。1920年，他从东吴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密执安大学法学院，于192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随之到法国巴黎从事研究工作，1922年赴德国任柏林大学研究员。他于1923年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法哲学。吴经熊于1924年回国后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哲学和政治学，自1927年担任法官，于1931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吴经熊自幼研习英语，造诣很高，曾发表大

量英语文章和著作，并于1935年创办了英文杂志《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发表其关于法律、宗教、哲学、文化、人生等方面的感想和见解。1937年，吴经熊皈依天主教。1946年，他出任当时中华民国驻罗马教廷公使。吴经熊于1949年辞职，随后赴美任夏威夷大学中国哲学客座教授，1950年任新泽西西顿哈尔大学法学教授。他于1966年定居台湾，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授，1986年2月6日在台逝世。

吴经熊一生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对中西古今都颇有研究。他曾汉译《新经全集》和《圣咏译义初稿》等，被学界誉为“译得古香古色”且“和中国古诗精神相近”。他著述甚丰，尤其撰写了大量英文著作，被视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奇才。其主要著作包括 *Juridical Essays and Studies*（上海，1928）、《法律哲学研究》（上海，1933）、*The Four seasons of T'ang Poetry*（1935~1940，刊于《天下月刊》），1940年由徐诚斌译成中文《唐诗四季》，在《宇宙风》上连载，后结集在台北出版，大陆版参见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7）、《爱的科学》（*The Science of Love. A Study in the teachings of Therese of Lisieux*，汉语版，台北，1974）、《超越东西方》（*Beyond East and West*，纽约，1951）、*The Interior Carmel: The Threefold Way of Life*（1953）、《正义之源》（*Fountain of Justice*）、《华夏人道主义与基督教灵修》（*Chinese Humanism and Christian Spirituality*，1965）、《禅学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Zen*，1967；汉译本，台北，1979）、《中国哲学的悦乐精神》（*Joy in Chinese Philosophy*，1971；汉译本，1979）等。

《超越东西方》一书为吴经熊用英文撰写，于1951年在夏威夷完稿，在纽约初版，此后先后被译为法文、葡萄牙文、荷兰文、德文、韩文出版。这是他的自传体著作，书中以一种灵性自白的笔触描述了其人生经历及其宗教皈依的心路历程。其思绪浪漫任运，题材涉猎广泛，文笔优美典雅，多有惊人之见和神来之笔，堪称中国现代基督宗教灵修文学之杰作。吴经熊以一种信仰的虔诚叙述了其对基督宗教的体验、见证，同时亦以一种比较的视域论及其对儒、佛、道三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精神之真谛精髓的体会、见解。在他看来，“中国人是按照儒家学说为人处世的，同时得到了道家去世思想的平衡，但在他们内在的生活里他们追随的却是佛教思

想。”在此，儒家思想的本质乃论及伦理关系，道家思想关涉不可言喻、神秘莫测的终极实在，而佛教则以其“在片刻活出永恒”的禅悟来让人达到从此岸到彼岸、从缘起界到绝对界、从时间到永恒、从现象到实在的“过渡”。他认为，中国精神的最基本特征，“是抽象与具体、普遍与个别、最世俗与最脱俗、超越的理想主义与讲实际的实用主义的结合”。其实，吴经熊在这里已体悟到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的文化精神。可以说，儒家之道德哲学是以伦理学之途来追求众生的和谐，着眼于社会人生；道家之自然哲学是以生理学之途来追求自然的和谐，着眼于自然万物；而佛教之精神哲学则是以心理学之途来追求宇宙的和谐，着眼于内心反思。这些追求在中国文化中殊途同归，共构其追求和谐的文化精神。而吴经熊则引入了基督教信仰体系和西方文化精神传统的参照，旨在达到对东方、西方的超越。其以娴熟的西文来流畅阐述中国思想，本身更是体现出一种中西合璧、天衣无缝的和谐境界。

在文化对话、思想交流、全球意识的今天，“超越东西方”的创意已更加凸显，且格外重要。此书由周伟驰博士从英文译成中文，雷立柏（Leopold Leeb）博士进行了校对并加以编注。吴经熊之子吴树德先生为本书在中国大陆汉译出版提供了版权。此外，此书翻译出版得到了雷立柏博士的积极推荐和大力支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亦积极参与策划和组织出版。对上述种种帮助和支持，特此表示我们的衷心谢意！

卓新平

2001年7月8日于望京德君斋

序 二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弟茂德前书》1 Tim 1: 15 - 16）。

圣保禄（或译保罗）^①的这些话引起我身心共鸣。我不晓得他是否罪人之魁，我确切知道的却是我比他坏多了。他至少是一个诚实的法利赛人，努力要按自己的信条行事。我呢，情形就大为不同了。知性上，我摇摆于怀疑主义和动物信仰之间（Intellectually, I wobbled between scepticism and animal faith）^②；道德上，我是一个老到的浪子。我冷嘲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放任感性欲望，任意胡为。我是尘世的奴隶，使自己成了自由的使徒（A slave to the world, I made myself an apostle of liberty）。虽然是一口无水的井，一片暴风前被驱逐的云，我却以为自己是一个聪明人。

当我回顾往昔，1937年可视为这一生的转折点。我的皈依发生在那年冬天。但在同一年春天，我在《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③发表了一篇题为《幽默与悲情》（*Humor and Pathos*）的文章，里面这么说道：

① Paulus, Paul 译为“保禄”（公教）或“保罗”（新教）。吴经熊曾译之为“葆乐”，见吴经熊译《新经全集》，香港，1949。

② 林语堂描述“animal faith”为“不强调精神的东西”“放弃‘灵魂’‘理念’‘天堂’”“享受世俗的东西”等，见其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原著1938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重新出版）第二章第二节和第三章“*Our Animal Heritage*”。

③ 《天下月刊》是吴经熊与全增嘏等人在上海编辑的英语杂志。

幸福可令你高歌，却不足以使你写作。写作，尤其是创造性的写作，有赖于如此之多机缘的偶合，以至于一位成功的作者，可说是比我们的在天之父更为幸运。许多作者会感到很不幸，正如上主在洪水前感到不幸——他发现他的杰作——人——不过是一群糊涂蛋^①。我很怀疑，这本书的修订版表现出的是否相比于初版有明显改进。

我竟然这样地嘲笑神的作为！创造和拯救都未曾在我脑中留下印象（Neither the Creation nor the Redemption impressed me）^②。这与我现在的心态恰好相反，因为，我已逐渐珍爱上了弥撒时的那首美丽祈祷文，它的起头是：“啊上主，你以神妙手段造了世界且使人性高贵，并以更神妙的手段使之更新。”但我若在那时听到这些语词，它们定然听起来更像反讽，而不是赞颂。疯癫的我，会把一切清醒的真理视作彻底的疯狂。因我没有“看到教会所看到的”^③，我也就没有热爱她所热爱的。

但我真的像我所装的——甚至对我自己所装的——那样幸福而自足吗？否，真相恰恰相反。事实上，在漂离上主、不再把持永恒之后，我将自身交给了时代的无情潮流（Having drifted away from God and lost hold on Eternity, I exposed myself to the merciless tides and torrents of Time）。我一切的欢愉与小丑行径，不过是一个极度沮丧者的歇斯底里的狂笑。在上引的文章末尾显露，我面子上的自得之下有黑暗一面——该文章中有上面引用的可怕的渎神的话。下面一段裸呈了我那时的灵性处境——一个可悲的处境：

成为我这一代的中国人，就是成为一个非常困惑的人（To be a Chinese of my generation is to be a very much bewildered person）。我从一个避难所移到另一个避难所，经过许多震惊。无论如何，生而为人都是坏事。我们不是甚至在脐带剪断之前，便哭喊、挥拳，像小魔头一

① 指《圣经·创世记》Gen 6: 5-6：“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上主遂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痛。”

② 根据基督教信仰，上主“奇妙地创造了人，更奇妙地拯救了人类”，而信徒应该为此有感恩的心，应该感动，应该 be impressed。

③ 原注：F. J. Sheed, 《神学与健全》（Theology and Sanity），第1页。

样吗？我多么希望我未曾从母胎出来！因为看到光、呼吸空气只是徒招烦恼。是啊，我们的出生乃是一切的烦恼之始，就此而言，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但生而为我这一代的中国人，便意味着要冒数不尽的生死之险。风气与意识形态一直以如此灼热的迅疾演变着，以致有时我一直被旋风夹裹，从未立足于坚实之地。鸟有归巢，树扎根于土，我的心可在何处休憩？（The birds have their nests and the trees are rooted firmly in the soil, but where shall I find a cozy corner to rest my soul in?）^① 这就好像你想要睡觉，但正当你迷迷糊糊时，有人跑来换掉了你的床。假如这种事在一个晚上发生十多次，你会觉得怎样？恐怕不会太舒服吧。但这正是我面对的情况。多少次，我发现我视为大自然一部分的环境、我视为永恒事物秩序一部分的宏大思想体系，只不过是幻觉和气泡！如此之多的泡沫爆没了，我的心已变凉淡了，对新的狂热谨慎而小心。我已被东西南北四面来风穿透。一个接一个的偶像萎顿于地，被焚烧一空，而真正的上主仍未找到（One idol after another has fallen from its pedestal and gone to the fire, and the real god has not yet been found）。我之中的孩童（the child in me）重又宣告着一位新神的到来，但我之中的讽世者（the cynic in me）则又在疑问：他会不会证明了不过是另一尊木头？我的精神生活^②从未成熟，却不断地遭受着成长的，或不如说消亡的，剧痛（My spiritual life has never matured, but is still suffering from growing, or rather decaying, pangs）。我唯独希望我生命的后面部分将找到它的先前部分曾如此热切地——但徒劳地——寻求的东西（I only hope that the latter part of my life will find what its early part has been searching for so earnestly but in vain）。

意识到我年近 40，却仍未获得我可无保留地信奉的真理（had not yet attained to the Truth to which I could give my heart without reserve），真是觉得不幸

① 参见《玛窦福音》Mt 8: 20 “天上的飞鸟有巢……” 本书译文根据《圣经思高本》。

② “spiritual life” 也可以译为“灵性生活”“宗教生活”“灵修生活”“信仰生活”等。

之至。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中年处女，情场上屡遭失望，惴惴不安于终其一生都是个老姑娘。因此，39岁生日那天（阴历）我曾赋诗一首，以言我志：

三十八春来而又去，

转眼即成云烟！

再过一年我将四十，

生命应开始，幻觉应消逝。

但幻觉萦绕依旧，

哪怕我已衷心说再见。

我心展翅掠过自然与人：

啊，爱是何等的悲哀之源！

我欲要驮着整窝幼雏高飞，

却发现天空之上无道路。

如果你不是强健如鹰

而是温柔如鸽，有何用处？

生命短暂，艺术漫长；

Thirty-eight springs have come
and gone

And all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One more spring and I shall
be forty,

When life should begin and illusions die.

But illusions are still tarrying
with me,

Although I've bidden them a hearty
Goodbye.

My soul spreads its wings over na-
ture and man:

O what a prolific source of sorrow
is love!

I want to fly and carry the whole
brood on my back,

But I have found no roads in the
skies above.

If you are not as powerful as the
eagle,

What boots it to be as harmless as
a dove?

Life is short, and art is long;

智慧稀罕如黄金。

带着渴望，我在破晓时起程；

如今太阳西沉，天气转冷。

两手空空，我心沉重：

啊，当我老时，让我回家。

在家里听着孩儿嬉闹，

呼我“爹爹”犹如歌唱。

我的焦虑去了爪哇国，

我叫，“孩子们，来打乒乓球！”

我不再苦思生死问题。

谁能知晓宇宙叮咚运转的奥义？

君不见孔夫子也曾凄惶如丧家
之犬？

戴着荆冠的耶稣，堪称他的
同伴。

佛陀呢，他的涅槃语听来像喃喃
自语，

他也不过死在了时间的电椅土。

And wisdom is as rare as gold.

With ardent hopes I set out at the
peep of dawn;

Now the sun is setting, and it's
growing cold.

My heart is heavy with the empti-
ness of my hands:

O, let me return home, as I am
getting old.

At home, I hear my children
laughing and playing,
They hail me with “Daddie” like
a singsong.

I send all my worries to Hell,
And say, “Boys, let's play pingpong!”
I'll cudgel my brains no more over
life and death.

Who can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cosmic dingdong?

Don't you see Confucius as worried
as a dog in a house of mourning;

With Jesus, wearing a crown of
thorns, he forms a good pair.

And Buddha, his talk of Nirvana
was mere gibble-gabble.

For he too was snuffed out in
Time's Electric Chair.

螳臂妄图挡车；	An ephemera attempts to stop a gigantic wheel;
终于被粉碎，宇宙根本不关心它。	It is crushed to dust, and what does the Cosmos care?
君不见杜甫泪流深似海；	Don't you see Tu Fu shedding an ocean of silent tears;
诗技高超，却无屋可栖？	Homeless and forlorn, in spite of his poetic skill?
白居易苦吟穷人之苦，	Peh-yung sang bitterly of the miseries of the poor,
如今的穷人更其不幸。	But now the poor are more miserable still.
啊上主，如果你在，	O God, if You are there,
我想知晓你的密旨！	I wish to know Your secret will.

似乎上主在跟我捉迷藏。但我没有找着他，却完全在于我的错。我之找他，不是沿着他已启示的基督之路，而是顺着我自己的道路。我不是为了使自己变好，而是渴望更多的物力。我偏爱的不是上主的事，而是人的东西（I savored not the things that are of God, but the things that are of men）。我看到了穷人的物资匮乏，却认识不到自己灵性的不幸。我颠倒到如此地步，日日夜夜出入于女子闺房，并认为自己是一个仁慈博爱的人，因为我给了那些穷困的姑娘们两倍的钱。这就像一个人跳进井里，为了救落在井里的人，结果是两个人都被淹死了。那时，我没有认识到，救人先得救己。我也没有认识到奥古斯丁所曾看出的，即一颗灵魂的价值比整个物质世界还大（Nor did I realize as St. Augustine did, that the value of a single soul is greater than the whole material world）。^①

① 《圣经》强调，人的精神生命非常重要，甚至超过物质的享受和“整个物质世界”，比如《马尔谷福音》Mk 8: 36: “人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灵魂，人有什么益处？”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也强调灵魂的生命和重要性。

总之，某一种错误的、有害的人生哲学（a wrong-headed and vicious philosophy of life）毒害了我所继承的善良因素——我从父母或从第一次相当粗浅地认识基督那里继承了那些善良品质。我渴慕上主，却忘记了基督乃是回归他的路途（I was homesick for God, but I had forgotten that Christ is the Way to return to Him）。我同情穷人，却忘了人不仅有身体，还有灵魂。我渴望智慧，却忘了智慧只能凭舍己而不能凭自私获得（I desired wisdom, but I had forgotten that wisdom can only be acquired by renunciation, not by a self-centered possessiveness），恰如诗中所言：

两手空空，我心沉重（My heart is heavy with the emptiness of my hands.）

我渴望权力，但我忘了，是善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才是力量（I desired power, but I had forgotten that goodness, and nothing else, is power）。我渴望自由，却忘了自由只有通过服从神的诫命才能赢得。我渴望生命，却走在通往死胡同的大路上。由于道德上的邪恶，我迷失在生命的迷宫里。我越是想凭己力逃脱罪之罗网，我就越是深陷其中。世界变成了我的监牢，我不断地以头撞墙——却是枉然。

螳臂妄图挡车，

An ephemera attempts to stop
a gigantic wheel;

终于被粉碎，宇宙根本不关
心它。

It is crushed to dust, and what
does the Cosmos care?

这是我灵魂的忠实写照。

须注意的是，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从属世的、物质的观点看，我正处于一生中最前程锦绣的时期。所以我的不幸福和不安宁不能归因于外在的横逆。就我所理解的，我的不幸和不安全是因为罪，而罪不是别的，就是远离上主（estrangement from God）。^① 唯有无限仁慈的上主才能使我脱离

① 参见托马斯·阿奎那对“罪”的定义：“远离上主”（aversio a Deo）。

我自造的活地狱。唯有真理才能使我脱离罪的奴役和错谬的暴政 (the slavery of sin and tyranny of error), 给我喜乐与平安, 这乃是天国的预尝 (a joy and a peace that taste of heaven)。我越思考我的生活, 便越信服圣奥古斯丁的名言: “上主为他自己的缘故造了我们” (God has made us for Himself), 而“我们的心若非在他之中歇息, 便不得安宁” (our hearts are restless till they rest in Him)。

恩典即一切。“若非受到天父引导, 没有人能来到基督面前” (《若望福音》John 6: 44); 若非借着基督, 没有人能来到天父面前; 若非借着教会的圣事——它们是这恩典的正常渠道——没有人能得圣洁 (be sanctified)。自我成为天主教徒, 生命便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节日, 使我满足而不厌腻 (ever since I became a Catholic, my life has been a continual feast, a feast that satisfies without satiating)^①, 事情就是这样。仍有灾祸与不幸, 但它们也是甜蜜的, 或者说它们带来了神的甘甜 (they serve to bring out the marvelous sweetness of God)。每当我读到浪子回头的经卷, 我就想对耶稣说: “啊我的爱, 我的一切, 你低估了实情!” (“O my Love and my All, You have understated the case!”)^② 对任何品尝过神的大善与智慧的人来说, 整部《新约》都只是对真理的简略报道 (To anyone who has tasted the infinite goodness and wisdom of God, the whole New Testament is an understatement of the Truth)。

吴经熊

① 吴经熊联用 satisfy (“使满足”) 和 satiate (“使太过于饱足”) 的双关语。

② “浪子回头”的故事, 参见《路加福音》Lk 15: 11-32。“你低估了实情!”是说, 吴经熊认为 he 自己是回归于父亲的“荡子”, 但《路加福音》对“荡子”罪恶的描述和对父亲的仁慈的赞美还是不够的。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4
1. 生命的礼物	1
2. 我的父亲	10
3. 我的小娘	14
4. 我的大娘	20
5. 幼儿园哲学	25
6. 亚当和夏娃	35
7. 我叫若望	42
8. 天狗	51
9. 友谊的故事	64
10. 法律是我的偶像	82
11. 从深处	105

12. 中国的宗教.....	115
13. 莲与泥.....	147
14. 心智的漫游.....	158
15. 浪子回头.....	179
16. 我的公教生涯的幼儿园阶段	199
17. 逃离狮窝.....	222
18. 生命之诗.....	232
19. 为基督而织的一件中式外衣	254
20. 爱的外交.....	266
21. 最后一次回中国	273
后记 上主是仁慈的	280
解释与致谢	292